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一

宋 綦崇禮 撰

啓

漳州到任謝兩府啓

通籍禁門莫效腹心之用部符支郡乃緣管內之私既
得請以之官遂懷慙而蒞事伏念某頃從羈旅僅脫險
難幸逢聖運之中興驟玷從班之高選恩深報重未伸
狗馬之心福過災生遽有弟兄之戚閔雄狐之狼狽困

嶺嶠之流離九族疇依一身是責抗章北闕輒蒙從欲
之慈授印南州曲徇便私之計念茲漳浦僻在海隅
百粵之人好爭民今少訟七閩之俗逐末境獨多田使
無橫斂之虞卽有安生之佚優游卒歲或寬更代之期
飽暖全家端恨外遷之晚此蓋伏遇某官均調元化斟
酌衆宜播物無私自軫納溝之慮回天有力俾諧爲郡
之求某敢不綏撫軍民理平庶獄顧欲一門之生養必
思四境之安寧報政山城儻許奉三年之最程能全郡

冀終收一日之長

漳州到任謝本路監司啓

比者中辭省戶出綰郡章即馳驛以之官已涓辰而蒞
事眷茲漳浦僻在海隅百越之人好爭民今少訟七閩
之俗逐末境獨多田苟無橫斂之憂真有安生之供撫
存骨肉既寬獄訟之虞宣布詔條更獲優閒之幸此蓋
伏遇某官推誠無間爲政有先肆諧補外之行克遂便
私之計本於惠養敢忘仲郢之言拙在催科難奏陽城

之績願仰依於大庇庶少憩於孤蹤感幸兼懷敷宣曷
既

赴漳州與帥守監司到啓

比者得請便私蒙恩補外優假守符之寄來依使節之
嚴既臨遣於行朝即奔馳而就道出鯨池之駭浪已次
部封挹麈柄之清談將承矩範其爲欣幸難罄敷陳

賀富樞密啓

伏審當宁登賢巖廊進位專本兵之柄任正近輔之官

儀公望素高輿情歸重恭惟慶慰粵若治朝之盛最稱
仁祖之隆多得良臣共圖大政聖德歌於慶厯尤推同
位之三公忠節表於元豐尚及掛冠之一老肆追評於
先政必訂美於諸家范氏有聞蚤覲忠宣之相魏公是
似亦傳儀國之封偉名德之相望視人門而爲稱初疑
慶闕久仰嗣賢蓋其積厚而流長乃或中微而末茂是
鍾令器翊此興朝天豈難諶人將有待伏以某官純誠
許國遠畧濟時謀議盡規不墜顯忠之訓折衝銷難允

持尚德之褒惟克肖於前人肆還膺於大任鴻樞再命
既同輔政之初黃閣三登終繼成功之後將見中興之
任獨誇載世之勲臣主俱榮邦家同慶某頃辭省戶遠
滯閩陬紫橐同趨猶想禁途之舊青雲在望但嗟瘴海
之遙瞻頌兼深名言曷既

賀趙樞密啓

伏審顯奉茂恩進膺大任以鈞衡碩輔而總籌幃之密
以樞極元臣而開督府之雄夷夏聳聞邦家增重恭惟

慶慰伏以某官才優康濟學富經綸猥貽誨問之文益見記存之意治封甚邇期自託於餘光召節遽頒但獨嗟於隻影其如傾遡難盡名言

答知明州郭少保到任啓

仲旬伏審克協令辰爰開盛府以元戎之重兼貳公洪化之司以制使之尊領千騎長民之寄文武疊用恩威並行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學貫韜鈴家傳勲畧出臨絕塞蚤著績於邊陲入總周廬久宣勞於宿衛聖心所注

時望益隆用厲爪牙之臣徃殿股肱之郡宣詔條而明
號令已深愜於人情植旌祭而偃帆檣即坐清於海道
方此下車之始是宜進極之先遽沐謙光首貽誨問尺
書所泊實賢十部之行一字可珍奚啻千金之辱其爲
欣愧莫究名言

賀知明州郭少保啓

伏審入覲九重密膺三接易將旄之名鎮進孤棘之近
班方面益雄屬城咸聳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勲名華胄

王國賢臣出宣塞間之威折遐衝於萬里入典巖除之
衛齊師律於三軍中外踐揚勤勞備著逮鎮臨於濱海
寶倚賴於長城屬戎輅之親征出樓船而繼下連檣相
屬伐逆虜之狂謀偃節自如得古人之靜勝宜頒顯命
用答膚功六纛更新益重侯藩之寄三台是亞遂參帝
傅之尊尚仍節制之權斯見委成之意某謬尸帥事獲
借隣光喜褒賞於殊勲知獲逃於大戾其如欣幸莫究
敷陳

答知明州郭少保啓

比者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恩私甚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可責循良之効幸親依於隣寶獲分借於使輝庶竊緒餘足藏孤拙念未脩於竿牘已先枉於緘題載體謙勤良增感愧伏惟某官望高諸將勲著三朝更宿衛於周廬居多勤績倚蕃宣於便鎮久藹治聲即期召節之頒歸總本兵之任用伸遠畧克佐中興顧託芘之方初悵趨風之未卜其如欣仰難具名言

賀郭少傅生日啓

伏審高門流慶吉占蚤兆於熊羆盛世生賢秀氣獨鍾
於河嶽屬臨炎夏復屆誕辰伏惟某官才畧佐時忠勞
衛社折衝制勝從容樽俎之間避寵均休偃息江湖之
上寧久留於濫節諒已促於鋒車佇成方召之勛增固
喬松之壽某阻修賓謁徒劇頌言欣慶之私敷宣奚既
賀秦少保生日啓

柔風淡蕩景逢化日之長佳氣鬱葱兆應元精之瑞門

庭萃慶朝野交懽恭惟某官金玉天資棟梁國器灑落
風塵表物飄逸神仙中人清世英髦千萬人而傑出黑
頭台輔五百歲而間生不唯吾道之主盟抑亦生民之
司命逢時而泰與物爲春勲德兼隆宗廟與同休戚精
忠昭格神明所共扶持某罪戾孤蹤依棲洪造溯風慕
義欣逢弧矢之辰滌硯薰毫虔奉椿松之祝其爲欣頌
曷既敷陳

賀陳龍學啓

五始編年式謹履端之會三陽用事共知交泰之期伏
惟某官有德純和稟資忠誼頃屬干戈之際實分民社
之憂寇至不驚奠金湯而自若兵交愈暇却豺虎以無
傷名動一時功存數郡薦被祈符之寵頻更鳴玉之班
雖自處謙冲樂退從於閒佚而世推才畧覬復用於老
成順迎道長之期克協彙征之吉某昔聯鄉邑晚接禁
途江淅散居會朋簪而良遠歲時相慶薦壽筭以無從
瞻頌惟勤名言曷既

卷三十一
答浙東韓提舉啓

北斗建寅驗人正之更始東風入律知物意之欣榮伏
惟某官令德裕和通材敏濟光華使節久持刺察之權
清切禁塗行對褒陞之寵協此大來之會宜膺類至之
休顧慶幅之未修辱音藤之先逮其如愧頌莫究敷宣

賀辛太尉啓

伏審出宣威命超進使權肅提貔虎之師俯鎮甌閩之
地先聲所被屬郡知歸恭惟某官學洞韜鈴家傳旄鉞

名馳閩外常坐折於遐衝族冠山西夙有聞於變世久
從艱險備著忠勤暫寬南顧之憂即止中權之拜某頃
聯從橐每接朝裾方得請於符章遂託安於旌節驅攘
暴亂已聞隣境之清蘇息凋疲佇慰部民之望其如欣
幸豈易敷陳

賀知臨安府梁侍郎啓

五始編年史謹春王之正三陽用事易占泰道之亨伏
惟某官明智適時通才濟務自席前人之德親承真主

之知備歷劇繁徑躋要近治高三輔名已優於趙張餉足六師功實追於晏選茂履大來之會宜膺類至之休某幸竊隣光阻陪賓座惟此新年之慶曷勝善頌之私

賀知明州郭少保啓

五始編年式謹履端之會三陽用事共知交泰之期伏惟某官育德淳和稟資莊重登壇制閭凜然將帥之威秉法寬民久矣循良之政奠海隅之重鎮息溟漲之驚濤按堵一方折衝萬里化已周於闔境惠亦及於比隣

屬茲道長之辰克協彙征之吉家聲固在即追繼於前
芳骨相可量尚蕃膺於厚福某恨縻守印阻薦壽觴唯
瞻頌以徒勤極喻言而曷既

賀隣帥監司

新歷既頒葢履端歸餘之歲羣情交泰正贊陽出滯之
辰恭惟某官厚德鎮浮高名華國非獨疇咨之用已簡
上心更呈難老之祥以符民望官守所限展慶無由欣
頌之深敷陳罔既

賀監司拜泉福州

堯歷授時肇人政之更始周詩復古啓皇祚之重新慶

洽綿區福均戩穀伏惟某官才膺世用

一作才膺時用

身結主

知將使指之光華事皆有績布上恩之寬大政以不苛

一作分巨鎮之繁雄功隨事立布上恩之寬大政以時行

順履新元茂迎多祉宜徑

躋於近綴以協濟於昌期屬均郡印之嚴莫與賓階之

慶其如祝頌但切忱誠

答宮使尚書李端明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承流於東
道甫辭軒陛已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
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可責循良之効幸
仰依於仁里知久洽於醇風不假施爲足藏孤拙願未
脩於罕曠已先枉於緘題伏體眷私良增感愧恭惟某
官德宜輔世道可致君進在本朝中外迭更於大任退
居閒館重輕實繫於當時雖安故里之游益稔東山之
望及詔音之將下覲賢範之可親欣仰之誠名言曷既

答判宗少保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承流於東道私恩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資能副惟良之目賴餘光之所及知大譴之可逃伏惟某官德冠宗英地隆藩戚好儒樂善幸夙覲於平間奉法愛民敢妄希於召杜庶親規戒以警昏蒙願竿牘之未修辱緘題之先逮寵紆華袞過形褒借之辭快覩青天即有披承之幸甚爲欣慶未易鋪陳

賀朱運使啓

伏審撥才卿月倚重使星撫民俗之凋罷布上恩之寬
大春回故國歡動屬城恭惟某官識稟高明器資宏博
承家不泯有端方疾惡之風許國無欺主恩厚愛民之
意踐揚華要綽著聲猷掌計大農廩多餘粟持平延尉
獄靡寃人乃眷七閩比更羣盜干戈紛擾生靈蒙屠戮
之辜衣食困窮閭里厭誅求之苦兵拏不解師老未還
上軫睿衷旁咨膚使越陞華於內閣俾進長於外臺惟

軍賦之尚繁顧民勞之已甚於並濟公私之急必酌知
取予之宜部吏傾心蓋始獲二天之庇鄉氓引領豈徒
誇畫錦之榮期坐致於平康即還躋於近密某任叨守
土職在牧民不量繇力而薄材每竊私憂而過計方虞
嚴譴忽際皇華奏牘初分共仰仁言之溥移文所逮漸
欣苛政之除庶寬督責之威少緩迂愚之咎其爲欣幸
難具名言

賀兩浙吳運使啓

伏審顯疇茂績榮被渙恩躡中秘之英躔直西清之禁
職使華增煥輿頌交歸竊惟慶慰伏以某官德品自將
風猷世濟揆煩治劇允資應務之才足國裕民深得理
財之術典司漕事協濟軍興鈇鉞有征既獲出師之利
舳艫相接居多主饋之功肆答賢勞用加異數尚委成
於心計即馴致於從班某契共青衿情深白首直廬並
列叨聯五閣之遊使節下臨實託二天之庇其如欣頌
莫究名言

與浙東提舉韓學士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姿能副惟良之目
賴使輝之攸芘知吏議之可逃伏惟某官廟璉凝珍庭
蘭擢秀家聲濟美聿持一道之權屬部依仁載託大門
之棨將歛承於規誨以自警於昏蒙欣幸之私名言曷
既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二

宋 蔡崇禮 撰

啓

賀陳運使啓

寵即家居起乘使傳里閭歆豔爭觀畫錦之榮道路光
輝共仰皇華之盛聲傳屬部喜動輿情恭惟慶慰伏以
運使顯謨學貫聖言識周世務畿東將命化行鄒魯之
間江表于蕃政出龔黃之右長才屢試嘉譽益高頃值

六飛遠巡二澗宿師遣戍實先軍食之憂輓粟飛芻獨
委計臺之重勤勞既久眷注彌深暫更鄉部之雄行踐
禁途之密某比緣扈從每接從容使節中移方動分襟
之念郡符左佩願諧託庇之私欣幸交懷名言曷既

與運使王右司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甫辭軒陛即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
覽山川而信美惜風俗之寢移益凋殘未復於平時而

閒靜已成於虛語提封八縣帑乏見儲領帥七州兵徒
虛籍廢樽俎嘯談之樂供米鹽期會之憂豈其衰懦之
姿堪此劇煩之寄幸使星之在次知德宇之攸歸第竊
餘光足安孤跡伏惟某官才猷高世德器加人參裁庶
政之源曾居宰士轉漕三吳之境實重外臺將徑躋於
從班寧久勤於使指願是斗筭之用止更文字之官初
乏吏能未通財計本於惠養或能尊仲郢之言拙在催
科其敢避道州之考尚賴照知之素得寬督責之威欣

悚兼深名言曷既

答兩浙朱運使啓

日者使華臨辱初瞻憲斧之威宸綽褒陞遂託計臺之
庇仰二天而竊喜馳尺牘以未遑光沐貽書久稽報禮
雖曠懷宏度何所不容而失禮後時誰執其咎迨緘滕
之甫就屬旌節之方西徃使空還私誠莫達重惟逋慢
深切悚惶尚憑知照之深矜此拙疎之素風猷強濟德
宇恢闔含香握蘭高列郎官之宿飛芻輓粟載馳使者

之星更中外以俱宜處劇繁而彌裕日千金之費姑藉
長才歲九遷之榮即還近著其如欽頌曷究名言

答江西逢運使啓

伏審顯膺中制擢領外臺以風鑒之高而分刺察之權
以心計之精而總輸將之任授受斯允歡欣所同伏惟
某官遠器適時長才濟務績每優於官闕名夙擅於吏
車常佩守符復淹祠館及此躋虞之際是宜推擇之先
爰飭輶車徃臨江國正色危言凜中司之夙望嘉謨直

節高右府之前規歷觀宣翰之勞還秉廟堂之政以用人爲先務以蹙國爲深憂汲引羣材咸適立朝之用指麾諸將遂成却敵之功頗有蘊而必陳推所言而皆驗肆時大計用倚壯猷更丞疑輔弼之司獨顯兵柄舉秦蜀荆襄之地徃董戎旃任兼內外之隆身寄安危之重姬公分陝實翊戴於一人祖述誓江將廓清於中土遂登真宰永佐興朝輿頌所同私言敢佞某蚤塵綸掖獲際霜臺辱嘉予之特深接晤言而無間巖廊再至方持造

物之權材館重登猶憶同舟之款屬以一麾而出守莫
瞻十乘以啓行赤縣神州佇復還於域內命珪相印期
即拜於軍中秋律變涼兵威增壯尚慎保綏之節式符
傾頌之私

除翰林學士謝朝官啓

伏被中除進顯內職優解七兵之務冒遊三俊之躔顧
大冊高文寧有相如之麗而深謀密慮更慚陸贄之籌
得寵若驚當榮知懼重念自天之厚渥豈無爲地之先

容屬制謁以攸拘望賓閣而莫進其爲感愧難罄敷陳
紹興府到任謝兩府啓

伏奉告命特授寶文閣學士知紹興府事充兩浙東路
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已於今日三日到任上訖視草
北門許辭近職承流東道叨蒞名藩更延閣以寵行即
使朝而臨遣全進退雍容之禮免倉皇迫逐之憂去國
有名省躬無憾伏念某顛而多忤拙以寡徒早直禁林
久掌絲綸之任坐妨要地曾無研練之勞過被上恩曲

憐孤進既與經帷之侍復叅使觀之遊惟兼居於高華
致叢生於謗咎中其要害謂本由文字而受知託以嫌
疑乃顛指語言而爲咎縱皇明之賜察豈臣跡之敢安
宜正閒身庶全晚節青冥倦鶴固絕意於騫飛皂櫪疲
駑未忘情於株朽姑徇妻孥之計願分民社之憂仰叩天
慈果從人欲既竊剖符之寄仍聯鳴玉之班矧此越邦
中分浙水甫違禁闥即涉治封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
臨之勝雖米鹽期會未容坐嘯之閒而彈射排根稍緩

必爭之慮恩私甚厚儕偶是希退省所蒙誰知其自此
蓋伏遇某官品量多士彙進羣才蠅俯燕依曾未戚踈
之間鵬搏鷓退各因勢分之宜俯憐衰命之姿特假便
安之地凡茲優幸盡出保全東道已遙空憶召賢之舊
修門自遠未知奉最之期感幸兼懷名言曷既

賀富樞密啓

登賢烏府列位鴻樞正色危言久聞風於四海元勳盛
德知濟美於前人夷夏聳觀邦朝增重恭惟慶慰伏惟

某官器包文武學際天人擢秀謝蘭蚤席先門之慶挺
材楚梓出膺大厦之求徧履華途峻躋法從諫垣主議
居多補衮之忠瑣闥盡規真有回天之力進持中憲益
簡上心當虛懷無諱之朝乘得位敢言之勢獻可去否
濟滋味以惟和糾謬繩愆振紀綱而自肅淵衷有屬輿
望同歸念天步之猶艱悼妖氛之未靖非賢罔又捨公
其誰肆圖輔世之功延賞本兵之地旋聞淮甸果却胡
軍繫制勝於朝堂遂折衝於樽俎人思復古方觀闕政

之脩國喜用儒行見侵疆之復期中興於王室用追紹
於家聲某夙荷知憐逖聞登拜一麾出守徒拭目於青
雲四方是維尚蒙庥於滄海其爲欣頌未易敷陳

賀孟樞密啓

伏審進位巖廊正名樞省以廟堂之耆輔而本茲兵柄
以帷幄之勝謀而制彼敵情夷夏聳觀搢紳相賀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賢維帝賚道與聖期逢時有爲著勤勞
之多績事君無隱罄忠懇之一心嘉猷播於朝廷厚德

稱於天下上所深倚人無間言自履政途屢更歲籥絕
朋黨比周之累有彌縫輔贊之功軍將皆命卿蓋嘗領
八路全師之督冢宰制國用乃令兼三司計相之權備
文武以兼資處險夷而一致益高宿望愈簡清衷爰陞
冠於機庭用增隆於棟任宿姦大憝失匕著以自驚猛
將武夫屬縶韉而咸奮折衝之効復國可期某樸拙無
庸矜憐有素昔年禁橐獲隨步武之光今日帥藩正託
鈞陶之下既切用賢之喜更深荷德之私欣抃深深敷

陳奚既

賀温州范丞相冬啓

宗尹

伏以土圭測景占愛日之極南玉琯飛灰驗新陽之初
上羣陰將退多福宜歸某官命世真儒端朝元輔忠誠
結於聖主勲業格於皇天暫去廟堂旋分岳牧以申伯
之賢而藩宣南國以畢公之望而保釐東郊萃霖雨於
一州達歌謠於四境屬此履長之會茂膺戩穀之休熊
軾虎符暫回光於侯度袞衣赤舄行贊喜於公歸某叨

繫守符實依德宇捧觴爲壽莫陪材館之遊斂袂望塵
佇覲鋒車之召瞻頌之至敷叙奚周

答浙東韓提舉賀冬啓

伏以玉琯宵占始驗新陽之應土圭晝測方迎愛日之
長伏惟某官才映士林位隆使指莅官行法已深愜於
民情視履考祥宜茂膺於時福願屏居之良遠任趨慶
以無從祝頌之私敷陳奚既

賀知温州范丞相啓

五始編年史謹春王之正三陽用事易占泰道之亨恭
惟某官德與聖期任膺天降高名雅望既遠播於華夷
直道精忠宜端居於廊廟暫屈經邦之業來專分陝之
權河潤雖覃於列城巖瞻猶鬱於四境屬茲獻歲是用
考祥五月報成行趣介圭之覲三年居外佇觀華袞之
歸某符印攸拘簡書是畏薦一觴而爲壽悵莫効於勤
誠與萬物以同春願復陶於元化占頌之切敷叙罔周

答知台州劉殿撰啓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甫辭軒陛即見吏民行無信次之淹居有登臨之勝
覽山川而信美惜風俗之寢移蓋凋殘未復於平時而
閒靜已成於虛語提封八縣帑乏見儲領帥七州兵徒
空藉廢樽俎笑談之樂供米鹽期會之憂退省衰罷蓋
增愧懼故方理簿書之冗致稍稽竿牘之修敢謂某官
篤義相先情深同好察其乍脫風波之畏喜則可知憐
其初臨獄訟之煩力當未給特加慰藉用示勤渠終惠

架隆再披絢縟剽繁治劇既資轉漕之能激濁揚清更
委按廉之重即見豐財之効助成破敵之勲某甫遠下
風聳聞新命顧慶函之未具被華翰以良勤喜愧交深
名言曷既

答新知台州曹中散啓

伏審寵臨便郡擁和氣以隨車涓擇休辰布寬條而開
府已徧邦之咸喜諒報政之不遲屬得請以奉祠方約
齋而就道亟圖賓謁因緩慶儀敢謂某官高誼相先冲

屢聞除書薦下界丹丘之仙境寵命載新寓冊府之英
躔榮名惟舊佇上治民之最即陞持橐之聯某久惜分
襟方欣託庇顧慶賤之未具辱華翰之先投悚企之懷
敷宣罔既

答交代蘇少監啓

比者閔凶私室瀝懇公朝出補外官猶假從班之寵退
居遠郡豈虞賢路之妨乃承叱馭之先適此下車之始
遽從改命實切厚顏伏惟某官術業傳家材猷萬世久

參大匠方馴致於要津暫領專城姑就閑於便地屬茲
得請亦作是行簸揚何意以居前瞻仰忽驚而在後吏
能非習終奚有以告新朝著未充即還聞於求舊過蒙
謙德特枉誨緘願披見之有期但欣瞻而莫喻

答知台州陳察院啓

伏審顯膺詔綍榮綰郡章閭里歡迎固識廉平之素措
紳歎仰共知選任之公竊惟慶慰伏以某官氣宇宏深
材猷敏濟繡衣玉節迭居耳目之私騶馬朱轡聊典股

肱之郡官雖待次帝用趣行顧班祿之方初已歌謠於
來暮祇恐賜環之下不容煖席之安公議若斯私誠尤
切某昔同榜帖今假鄰麾嗟美政之難攀尚餘光之可
賴其如欣頌未易敷陳

與浙東提刑明察院啓

橐

比者閔勞侍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不敏之資能副惟良之目
賴使輝之攸比知吏議之可逃伏惟某官德望素隆才

猷屢試憲臺冠身名高六院之先漳海乘輶功居五使
之寂暫臨浙部即躡禁途顧叨屬郡之行載託同僚之
舊其為欣幸莫究敷陳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三

宋 綦崇禮 撰

啓

與宮使傅待制啓

崧卿

比者閔勞待從得請便安蒙換職於西清俾守藩於東
道恩私則厚寄任匪輕夫何衰懦之姿能副循良之目
賴託依於仁里獲假息於孤蹤伏惟某官名冠儒林學
探聖域詞場戎幕見文武之具宜冊府從班仰高華之

更踐蓋嘗慷慨而陳古今成敗之迹謂當密勿以參左右謀謨之臣退領貞祠殊鬱清議惟此見賢之幸實諧慕德之懷欣仰兼深名言曷既

賀新知紹興府交代孟樞密啓

伏審抗章力請優詔重違極秘殿之隆名臨東藩之會府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器宇闔深性資端厚結主知於初載歷更掌計之繁持國政者五年遂冠本兵之重著南伐西平之績宣出征入輔之勞

上倚腹心朝推柱石甫褒賢而進位乃引疾以騰章忱
詞果動於聖神冲節可移於貪懦爰諏故事用賁新恩
峻隆儒清切之班付均逸便安之地以八路董戎之號
令緩撫七州以三公揆事之規模鎮安一郡願豈煩於
施設即坐致於平康某仰託陶鈞謬當師帥居官無狀
多慚糠粃之前蒙眷有來遂獲庇庥之賴屬茲善去彌
識所歸

賀宮使待制啓

伏審帝念勞臣朝稽彝典寵卽安閑之地復陞侍從之班綸綍初傳搢紳同悅伏惟慶慰伏以某官性資豈悌器宇閎深所至有聲闕仕塗於三紀無施不可藹宿望於一時晚造行朝遂躋禁路屬員祠之有請更書殿以言歸顧南省二卿已歷再期之久則西清次對宜加申命之榮睿訓甚休僉言惟允某夙叨雅眷獲接英遊旅賀客以無從寫歡悰而莫喻其如稽後但劇悚惶

代除秘閣脩撰謝宰相啓

城郭繕修葢守城之常職圖書論議乃儒者之榮名賞
不值功寵徒增愧伏念某才非濟務學僅承家父教之
忠早識勿欺之節母取其愛永懷何恃之悲昨解組於
般陽爰即喪於江左侍疾弗親於嘗藥銜哀方切於茹
荼遽俾奪情就令承乏之升西清禁嚴之直付兩路節制
之權以苦塊憂傷病瘁之姿當川塗控扼要衝之會能
薄詎堪於治劇望輕不足以鎮浮弔勉夙宵淹留歲月
深嚴國法敢收姑息之恩愛惜軍儲難塞僥求之意怨

仇交起謗議橫生宜得罪以投閑顧因勞而進職矧鳩
工於板築實稟命於朝廷役不淹時事無愆素江山回
繞舊瞻龍虎之雄樓堞相望益壯金湯之險惟廟謀之
底績在郡吏以何勤過竊思章豈無道地此蓋伏遇某
官股肱元首舟楫巨川附翼攀鱗出際風雲之會興衰
撥亂重開日月之光眷茲屏翰之邦式謹墉隍之備特
加褒賞俾勸事功而某鼠技易窮駑筋難策間嘗露懇
弗許終喪創巨者痛深何意高華之選力小而任重恐

孤獎借之私尚覬矜怜俯從願欲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代回沈狀元啓

伏審延對大廷擢升上第臚傳首唱屹先入彀之英天
語躬聆躡與登瀛之選傳聞四海歆艷羣情伏惟某官
文擅筆精學耽書癖譽高時輩夙馳籍甚之稱氣壓名
場衆許衰然之舉視科第如摘髭於頷下語功名若探
儲於橐中稍濡滯於翹車歛騰驤於夷路奏篇蘭省射
策楓宸勇敢萬人益三軍而鼎峙雄飛一鷲絕衆羽以

秋橫惟識該象數之微肆言契聖神之間袞袞甚寵綸命特優冠鴈塔之題踐世科而繼美躡麟臺之職超故事以誇榮凡茲不次之恩允屬非常之品蓋姑試以圖書鉛槧之事將徑躋於言語侍從之班期潤色於皇猷用增光於祖烈私誠所向公論同歸某竊伏下風與觀巨作文闡傳諷固識稚圭之少雙黼座親程果見平津之第一雖粗修於慶謁願久怠於戩儀篤高義以相先詢英辭而甚麗披尋以往欣愧無窮

代李邦彥辭起復啟

即苦塊以宅喪禮纔卒哭出絲綸而遣使詔趣奪哀被
君命之甚嚴在人情而未忍敢輸懇悃仰冀開陳伏念
某學欲顯親仕非謀已策名懷祿義雖切於慕君養志
承顏心靡忘於將父頃誤叅於筦轄每憂寵於庭帷荷
橐聯榮方侈綵衣之奉蘭陔盡樂遽纏風木之悲信福
過而灾生何痛深而創鉅願克終於襄事宜待盡於喪
期乃使釋苴麻而襲章綬之華違丘墓而陪廟堂之列

上奸禮法旁駭聽聞雖移孝爲忠實表君臣之重而以
恩掩義猶牽父子之情伏望某官特軫慈仁深憐孤苦
念練祥之有節矧金革之無虞改進時材俾還喪紀既
仰全於國體亦不背於私恩急景難留姑致三年之愛
餘生未泯會收一日之長泣血陳誠臨文罔措

代答鄭太師啓

伏審拜恩當宁正秩維垣冠位著於三台聳儀形於百
辟民瞻攸屬國勢愈隆恭惟慶慰伏以某官德量寬宏

性資重厚兼親賢而並寵盡恪恭事上之勤保富貴而不驕得兢畏律身之道進有忠嘉之益居無權勢之嫌自託天淵茂承帝渥高牙大纛屢更帥節之雄袞衣繡裳久視公儀之俊碩繼體守文之是助而緝熙累洽之方興爵不加崇禮爲未稱肆揚廷號用賁戚藩論道經邦豈特示椒房之眷尊師重傅蓋將圖槐府之勲蕃祉福於耆英極寵名於真相益懋恂恂之德永憑几几之安其密接朝鸞欣聆命冊叅政機之繁務未遑慶牘之

修損記室之常儀首拜珍函之辱仰服太謙之節第懷
不敏之慙喜愧交深敷陳曷既

賀衢州常舍人啓

伏審輟從禁掖出蒞通都以汗簡之才兼書殿而爲稱
以判花之手飾吏事而有餘開府之初徧邦咸喜仰惟
直節茂著本朝豈容煖席之淹即聽追鋒之迅其如瞻
頌難盡名言

別鮑郎中歸處州致仕啓

伏以華省淒涼頓減郎官之宿故山榮耀還瞻處士之
星嗟去國之甚輕恨留賢之不果瞻慕之切但劇下懷

賀劉司諫啓

伏審顯膺褒綽進直諫垣惟言路之方開宜正人之獲
用屬拘制謁阻造賓閣欣悚之私敷宣罔既

賀列郡守倅啓

新歷既頒羣情交泰過蒙流問祇服寵光永惟嗣歲之
典必享宜民之祿徒深頌咏莫罄敷陳

狀

答外郡賀冬狀

伏以周歷推元蓋得天正之統魯臺觀瑞是書雲物之祥一氣潛萌百昌茲始恭惟某官膺時納祐與國同休屬拘詞禁之嚴莫展賓階之慶願慶函之未具辱誨幅之相先愧頌交深名言曷既

答臺省寺監官賀冬狀

某啓備官詞禁掃跡賓階屬茲來復之期莫致履長之

慶其如善頌但劇鄙悰

答宮使李待制賀冬狀

竊以周正啓統魯朔書祥迺瞻亞歲之期宜共履長之慶伏惟某官膺時納祐與國同休方修謁以踵門沐貽書而謝客其如祝頌但劇鄙悰

呂丞相遠迎狀

伏審懇辭留鑰均逸殊庭擁六纛以徐驅指三江而來舍即獲趨參之幸預增欣僖之私

秦丞相遠迎狀

伏審赴鎮鉅藩取途支郡屬窘居於陋巷阻趨拜於前
塵悚愧之私敷宣罔既

題策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舒清臣召試館職
臣已選定今月四日所有試題一道謹錄進呈
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左奉議郎試

尚書吏部侍郎兼權尚書直學士院臣綦某進

問天下之勢小固不可以敵大弱固不可以敵強然有小或能勝強或取敗亦未易以一槩量也今寇讎橫肆中國寢微禍亂之暴視古無有主上以英睿之姿懷撥亂之志焦勞求治於茲累年而天步猶艱國威未振神州赤縣半皆淪沒小大強弱一切倒置敢問今日興復之勢蓋未可以力圖而遽取必俟天之定歟抑救焚拯溺當及其時而不得緩也議者或謂漢高帝初王南鄭

韓信說以吏卒皆山東人日夜企而望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由是就成帝業向使漢兵遷延不出巴蜀天下豈其有哉今諸軍將帥士卒率西北人淹沒頻年豈不懷土矧吾中原赤子淪陷未久係心本朝苟整師大舉當有響應之効茲策果是耶非耶則又或以爲越之報吳伍員期以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必待二十年之後卒如所言何其久也審當持久則吾所以生聚而教訓之

亦必有道矣願聞其畧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今撰到召試虞灃沈長卿館職題策一道
已選今月二十九日召試謹錄進呈如得允當
乞速降學士院施行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
誥臣棊某進

問恭惟主上挺撥亂之姿履中興之運兢業而思治修
省而應天納諫求言孜孜而不及凡皂囊白簡之所論

布衣韋帶之所開說無不虛心而聽之猶以爲未也乃且歷簡縉紳出其俊髦將待用於圖書之府而先策以當世之務豈徒一試其學問之淺深文詞之優劣以應選除之目蓋欲咨於所謂縉紳之俊髦使敷陳治道冀收可用之實非特下取芻蕘工瞽之比而已敢問方今之計何以爲天下國家其克撥亂而興之比年已來亦多故矣所患者在狄而無攘狄之謀所恃者在兵而無強兵之術民力屈矣而賦役不息其將何以裕民邦

財竭矣而用度日滋其將何以贍國皆知弊之當革而今之弊孰急皆知利之可興而今之利奚先此學士大夫所宜論也若夫興衰之數治亂之符安危之理強弱之勢固有可言者矣其悉意而茂明之將復於上毋略

召試館職題策

貼黃今撰到召試館職陳祖言等四人題策一道於今月十二日引試謹錄進呈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翰林學士左奉議郎知制

誥兼侍讀臣綦某進

問自古帝王創業垂統必乘天下之極亂而孽牙叢生
必因天下之極治故世無常治亦無常亂治或生亂亂
或資治治亂相循於大化無窮之中猶日月相推而為
晝夜寒暑相推而為冬夏也今天下之亂亦已極矣意
者適所以為聖明中興垂創之資歟然而撥亂世反之
正為功甚難必有其道敢問今日振弊之策其施為之
序何所緩急先後而能順趨於興治也哉昔三代之世

嘗中衰矣少康承有扈之禍以一旅謀夏而復禹之績
不失舊物盤庚承九世之亂由五遷治亳而行湯之政
商道復興至於宣王承大壞之餘能中興周室然詩之
二雅已不純乎文武之序其得失可知也漢晉與唐亦
嘗中衰矣光武以宗室子起田里誅新莽夷羣盜十餘
年間身致太平功德之隆同符高祖何其盛歟及乎元
帝以琅邪王起江左雖重興晉祚然盡其力而不能得
中原肅宗以皇太子起靈武雖克復兩京然當其勢不

能定河北泰始貞觀之風遂不復見其得失亦可知矣
考之於古鑒之於今則其所以得失之迹正上之所欲
聞也願併論之

召試館職題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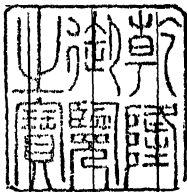
貼黃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楊晨召試館職本
院已選定今月四日引試所有試題一道謹錄
進呈如得允當乞速降付學士院施行翰林學
士左奉議郎知制誥兼侍讀史館修撰臣棊某

進

問天下無事四海一家則重山複江不如夷路之安金城巖邑不如通都之廣所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非所論也天下有故四海未一則形勢之地蓋有昔人之所必爭而力取者豈地利所在得之則以制人失之則以制於人制人者勝制於人者敗勝敗之由在是故歟此學者所宜知也夫據形勢而爭天下莫如三國之際當其方爭而未定也孫權在吳初以荊州資劉備曹操聞

而大懼其後權復爭荊州而分有之則荊州之地是所重也備在荊州周瑜屢勸權取蜀許之乃謂備曰使操得蜀則荊州危矣今先攻取一統南方雖有十操無所憂也備詐言不可已而自取之遂以鼎立則蜀於當時亦所重也彼荆蜀之地得之奚利失之奚害而其重如此意者自南而瞰中原自北而窺江表其爲形勢咸在是歟不然三國何有於斯而區區以爭是爲也今中原未平而荆蜀在我稽之往事驗之當今則利害所急何

所當務是固身履目見詳慮而熟思之者也盍試陳之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北海集卷三十四至
六

詳校官右中允臣薩敏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錄監生臣苗序灝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四

宋 綦崇禮 撰

行狀

宋故中大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榮

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五百戶

追復資政殿學士贈宣奉大夫鄭公行狀

曾祖某故贈太保

祖某故贈太傅

父某故任駕部郎中贈太師

本貫拱州襄邑縣某鄉某里諱雍字公肅享年

六十八

公鄭氏望出滎陽而世家襄邑譜不著其所從徙累葉
德賢晦於里閭至公皇考始仕為尚書郎及公貴贈其
三世至三公曾祖妣王氏祖妣王氏妣郭氏為衛蔡慶
三國太夫人公天資孝友自幼不凡人不敢以常兒待
之先太師嘗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年十七已從進士

薦先太師年高且病或勸其請致仕以官公者公正色以不願辭居喪毀瘠與諸兄弟力舉大事躬率二弟刻意為學常相戒曰先君平昔積善鄉黨所重教誨諸子望其有成而未能仰副先志何以自比於人其可不勉及喪除二兄皆出從仕公與二弟共處閉門讀書鄉人罕見其面家無餘貲人不堪其貧公處之晏如也嘉祐二年遂擢甲科名稱籍甚後榜其季亦中高第宣徽使王公拱宸見公竒之妻以其兄之子解褐授試秘書省

校書郎為兖州觀察推官改著作佐郎簽書崇信軍節
度判官廳公事知嘉州峨眉縣不行宰相韓忠獻公上
公所為文英宗稱善除秘閣校理知太常禮院當官守
正不撓厚陵過密未既時議欲公除後聽宗室嫁娶公
抗言以為不可論既忤坐絀一官通判峽州秩滿入判
吏部南曹校勘觀文殿書籍自請補外出知池州復知
太常禮院歷開封府推官提點京東東路刑獄使還條
時所未便者十事上之又因轉對極論治天下之畧無所

回忌除開封府判官方熙寧元豐間大臣更制變化士大夫有所希合多不次見用顧公先朝館閣舊人獨靜默自守徊翔不進人稱為長者俄改諸王府記室參軍神宗晚年徐魏二王既長公以府僚屬嘗獻四箴於王用申規戒且諷王求出外第避中禁遠嫌疑因為王封請章十餘上神宗嘉之居三年求罷不許以久次特命轉秩在職又二年再求罷命進一官復留於公府自佐著作累遷至祠部郎中官制行易朝奉大夫至是為朝議

大夫公清慎自飭安貧樂道不以進取為意在王府凡七年而登祕閣已二紀坐視後進超躡驟用恬然安處未嘗及公卿之門而爭取薦之哲宗皇帝宣仁聖烈皇后以是知公元祐三年諭輔臣曰鄭雍文學政事見於已試靖共厥位不求人知可用也即以為起居郎居一歲擢中書舍人公既被眷用思盡忠報遇事必言鄧溫伯除翰林學士承旨而當制舍人以為姦邪封還詞頭更命公草制制未出言事者五人交攻之改溫伯為侍

讀學士公言承旨中禁之詞臣侍讀金華之近侍皆天下選以溫伯之過薄不為姦邪則不當罷前命以溫伯為姦邪則不當猶在經筵中外之人咸謂朝廷以此慰塞言者如此則邪正何由得分善惡何由得明臣竊度其勢必更待人言而罷侍讀則是朝廷除命有不得已而行者臣恐四方聞之有以窺陛下矣殆非國家之福也哲宗悟收還後命乃固以溫伯為學士承旨太學官周種乞以王安石配饗神宗廟廷蘓軾以種懷姦而已

嘗薦之自劾待罪有旨種放罷別與差遣而軾特放罪
公以舍人權給事中上駁奏曰王安石在熙寧間始以
經術進說遂持國政而不能上副先帝屬任之意特以
其專門之學為世指名而其流至於字說怪誕佛老雜
進儒學之弊一至於此向非先帝神明察見行事遠而
弗用則其所敗壞可勝道哉今周種小臣輒肆橫議狂
朋比之邪見叛朝廷之正論盛稱安石至請上配廟享
此其私意不止務在售其師學且以窺測朝廷阻撓命

令今蘓軾緣薦種放罪則是朝廷以軾言為然而種實
有罪種之罪宜浮於薦者今軾特以恩放免且未為無
罪而種止放罷不失赴部授合入差遣輕重之理未允
請更正種罪從之假龍圖閣直學士奉使大遼還除左
諫議大夫元祐五年冬溫六年春寒如冬令公為上極
論陰陽錯謬寒暑不時宜圖所以當天心者是歲將賞
花釣魚奏罷之五月朔日有食之公以為日者衆陽之
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勸上脩省以消天譴又請延儒

臣討論誠身治國之道在方冊者撮要為圖依依無逸以警左右朝廷輕外重內選除帥臣罕綴從班而他官或資淺望輕且其才不足以充選一日有事則焦然求帥公謂謀帥之乏如此豈可不慮為來日計內寺監長貳外諸道使者稍積其資望而試之且時出貴近寵臨一面庶幾可以得帥矣又論大河無一歲不為患而水司任隄塞不任調發之傷民漕司任經費不任裁減之乏事請通為一而以隄塞并責漕臣河患宜少泐右大

水民饑亡朝廷大議救災之政議者謂民習欺誕請勅本部科檢實偽家至戶到以聞而傳報為之節議已施行公奏州縣有司工於候上風旨此令一布吏則科民而不救災矣且墻之外離婁無所騁其目里之前師曠無所注其耳今弊畎畝之事於廟堂之上往返不知其幾千里也則民有飢而死矣人主以威德宰天下發政施仁當如不及况富有四海奈何謹圭撮之濫而輕比屋之死乎不可謂知所先後也括宗感悟追止前令御

史有沾激自喜者而中執法不自立更倚為重公并論之詔出御史知壽州徙中執法吏部侍郎而以公代為中丞公辭不拜奏曰中司以臣言去而身承其乏風俗奔競物議職臣非臣志也哲宗遣中使賜詔申諭決不可辭之意公不得已就職首論御史糾百寮而使公卿得薦其屬則人私受恩之地先有詔許學士兩省雜舉殿中監察御史各有員數至是鑄所舉數稍以員還執法公論至三四不奪又言二帝三王所以治莫先於人

材願詔輔弼侍從以賢能言人各有差而籍其姓名陛下留中省覽以待三省之進擬即所進擬以考所薦之得失要使賢能之臣夙夜引類賢能畢出為用則三王不足侔而二帝優為矣公方持此論而二府禁謁良急公歎曰旁招俊乂列於庶位位百揆職也彼有足不及公卿之門者猶當物色致之奈何設禁若是邪二府皆天子所改容而禮貌之者乃復防閑其私如此乎則又援賈誼廉恥節行之說以告上禁由是弛刑部讞罪人

之可以死生者朝廷下其讞論死侍郎彭汝礪等不奉
詔朝廷督過刑部汝礪等居家待罪公謂不奉詔固為
不可究其用心在於體好生之德朝廷罪其不奉詔可
也臣恐疑於嗜殺今有司欲殺而朝廷生之猶恐不嗜
殺之意不白於天下而况反是上嘉納於是貫刑部之
罪汝礪等就職如故京師地大物衆官絀於事而獄多
淹繫有司類不時省公謂輦轂之下如此非所以視四
方請復用元豐著令冬夏仲月御史即府慮囚而糾其

不如令者繫以不淹夏人犯順前則陝西圍鎮戎後則河東入麟府公乞治當職者無赦以謝一方其後延安將副李儀許興死於採木之役主者以為生事而不賙公論其非是又請捐重募以多誘刺採略常法以廣收才武議皆施行公在言路知無不言不避權要嘗奏彈宰相擅權公疏入未罷同寮有請以其陰事言於上者公曰相事關國則為國擊相吾非仇其人擊之也相之陰事何有於國哉置以不聞而相終去位人謂公得言

者之體哲宗察公忠厚平直可屬大任七年拜中大夫守尚書右丞公自為諫官御史常以中外之官積日待遷無責實效乃時所深患每因事陳掾大指欲別能否功罪自朝廷以責郡縣郡縣以課其屬嚴申考績明其殿最尤劣者擯之終身甚優者獎以不次必實必信不為文具則吏當稱職而天下治矣及執法遂欲監司守貳咸識厥指近則都堂諭遣遠則以堂帖申飭之於是人競勸中外稱治以編修神宗御集勞進大中大夫公

在政府挺然中立未嘗有所阿附參斷國論唯是之從
自佐垂簾至哲宗親政於彼於此無有射惡帝嘗曰事
上有禮者鄭雍一人及紹聖初言者方論元祐之黨公
頓首自列帝獨明無他再三申諭有決不去語御史周
秩乘隙抵讖誣奏公罪詔絀秩知廣德軍中執者或空
一臺論奏當宁亦却其說而所以留公至勅有司毋納
其章毋聽其孥輒出府第其它或玉音慰諭或璽書勞
勉殆難以悉數明年宗祀禮成復申前懇始以資政殿

學士出知陳州會大名謀帥宰相擬用某人上曰朕自有屬即以命公是時承河朔歲飢之後流亡始復公鎮理有方遠近安賴未幾人復論公執政元祐而紹聖獨全上不得已乃褫公學士俄徙知定州未行改成都府故事成都守必進職寵行至公止命以本官知府事蓋權臣意也人為公恨之後有詔赴闕而當軸者終不樂公時元祐大臣悉以分置遠地顧公則無所傳致其罪但以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俾居其處元符元年七月二

十日以疾終於府城峻極院之寓舍諸子奉其喪以某
年某月某日歸葬襄邑方黨禁嚴例不敢為銘誌故公
之事不克盡傳政和四年八月詔追復資政殿學士還
其恩澤後以子恩累贈宣奉大夫公為人和易動中繩
墨與人言如恐傷之至論事朝廷則正色不可奪平居
遇人雖幼賤必盡禮待以誠信氣色怡然未嘗見於其
喜愠閑居偃息子弟進見必加巾幘遇臧獲不威以辭
氣聚族以百數和而不瀆晏然常若僧舍性清約不喜

華靡雖貴達飲食奉養如貧窮時衣服澣濯十數乃易錫賚所得悉付子弟未嘗問其有無遇恩奏薦先孤遺已列二府而其子懿恭益恭仕不出選調啓手足時三子五孫猶未命名執政累年薦士多矣未嘗認為己恩哲宗嘗密詔公舉明敏慎靜之士三兩人以備進用公以三人名聞皆被進擢而外人初不知公所薦公亦終不自言其謙恭不伐如此中書擬喬執中為吏部尚書胡奕修為一路使者公奏曰執中臣婚姻之家奕修臣

子婿也今內外賢才沈於下僚者甚衆願陛下更招徠
之慎加選擢以副公朝用賢之意不使愚臣有蔽賢寡
默之弊正在於此上嘉納之人服其不私先娶李氏贈
普寧郡夫人繼娶王氏贈滎陽郡夫人子男八人曰懿
恭通直郎彥恭未仕益恭將仕郎執恭朝奉郎行恭未
仕靖恭宣義郎皆亡矣安恭今為右奉議郎權發遣鬱
林州愿恭今為右丞侍郎女十人長適朝奉郎李拯次
適玉山尉曾誕次適徽猷閣待制胡奕修次適宣教郎

趙倚平次適朝請大夫韓光胄次適迪功郎許懋次適
迪功郎蔡允三人亡於室孫男女合十六人謹具歷官
行事如右謹狀

墓誌銘

故左朝請郎守尚書右司員外郎致仕潘公墓
誌銘

潘氏世為處州青田右姓其先本武林人青田有沐溪
鄉舊傳東晉時嘗有鶴沐於其溪因以得名山林幽邃

形勢深阻而中多美田殆為異境公之六世祖避五季亂至此愛之遂家焉子孫寔以蕃庶居是鄉者今數十百家曾祖諱惟德祖諱抃素儒業咸以長者稱考贈朝奉郎諱庶學優不仕而篤於行義鄉人愛慕之有爭訟者不之官府而來取決嘗舉八行不就宣和中妖賊方臘之黨陷處州境內多被其害獨以謀帥里社之人衛其鄉賊不能犯遠近賴之公其長子也諱特竦字廷立性穎悟嗜學幼所習誦終身不忘年十九學成遊太學

與英俊並處凡十年校試升選每居前列名稱籍甚大
觀四年遂以上舍及第釋褐調長洲主簿選為吉州州
學教授改高郵秩滿除太學正丁妣安人葉氏憂服除
授辟廱正未赴而辟廱罷為鄧州司儀曹事公以經術
入官而吏能精明若所夙習郡太守初見公與語竒之
試以疑事委公處決無不得宜乃歎曰君通才當為朝
廷用而淹留州縣可乎因薦於時宰復除太學正考滿
改宣教郎俄遷博士公久歷學官滯於進而守職惟謹

不改常度貴游子來肄業罕循理有兩生犯規禁自以
挾勢必見優容公判其罰如規而一生當斥去同寮失
色司業亦以為言公執不奪識者多之丁外艱去官既
終哭謂其二弟曰吾於時寡合向屈志仕官本以為親
榮今抱永慕之戚此興衰矣乃於舊廬之側植嘉橘築
堂日游息其間取楚辭橘頌之語名堂曰與友為文以
見其志居久之不為赴調計親族共相敦勉乃出造朝
時行在揚州士大夫稍集公甫至會更定官觀官令欣

然請於有司不俟報謁告徑歸政府間有招之者不往見也已而資格未應不得請間居再踰歲值車駕幸永嘉將旋蹕會稽而臨海居間為要郡朝廷擇才貳郡政府有薦公者遂除通判台州且趣之官公至謂太守曰今朝廷竊虞仰給州縣宜留意財賦豐財之術非它求也課其入而勒其出則用度自充若循蹈舊習任情慢令徒慕寬厚之名緩急何以塞責太守悟曰君言是矣自今請悉聽君於是公得究心經理凡利應入公上者

不復有耗蠹隱滯之弊郡中財計為之羨溢迨六師回
馭若行朝所供億轉輸相繼未嘗告乏明年討建寇范
汝為宣撫使以兵十萬出其境費給悉具時方多事州
郡趣辦不時往往以軍期取具編戶吏緣為姦民受其
弊獨臨海一郡終公之去無毫髮橫斂以奉行雜事不
擾先期而足被賞朝廷益知公才及受代召赴都堂審
察未至擢尚書金部員外郎自兵興以來當官為政者
率務姑息稱人情而公在臨海專以奉公惜費杜請託

抑僥倖為意人或不樂乃因疑似以事謗公達於言路
到省纔月餘遂坐諫官章疏罷以請連主管建州之冲
佑台之崇道觀優游里閭凡六年以自適其素願讀書
賦詩以自娛樂親舊相過輒置酒盡歡退黜雖久未嘗
見其幾微於辭氣間也紹興七年秋起為廣南東路轉
運判官命復中寢明年再除江南西路未赴擢為度支
員外郎進大理少卿右司員外郎不半歲三遷而人猶
恨其晚於是朝廷方用公而未止也公亦感激自盡思

效其才至忘飢渴會大暑暴中暍居三日疾革以請得
致仕卒年五十有八時九年秋七月辛巳也累階至左
朝請郎佩服六品公事親孝與二弟相友睦待人誠信
必踐言才智有餘而臨事不苟歷仕中外所至稱職居
鄉好義有先君子風遇姻族有無告者賙其貧乏恤其
孤寡孜孜不倦建炎初建卒葉儂作亂掠龍泉之松源
鄉而沐溪接壤鄉人震恐公方服喪在家喟然曰吾先
君嘗保此鄉小子其敢忘之乃設方畧率鄉人之壯健

柵於險要堅壁以禦之賊至不得入適去州郡賴之以
無虞上其事於朝特加賞焉後數歲松溪賊危李竊發
其鋒直抵沐溪境上公如前拒守閭井獲全鄉人德公
不忘及其沒也少長皆為之流涕嗚呼使天假公年獲
盡其用則所施設豈止一鄉之惠而已哉公耽翫書史
始終不厭為文溫麗自成一家有集三十卷學既該覽
嘗作類書補前人所遺者又採近世文士詞語以附益
之成五十卷曰課兒集傳其家娶同郡葉氏封安人子

男二人長曰曾將仕郎次曰肖孫男一人女二人皆幼
曾卜以十年冬十有二月丁酉葬公於其鄉油田之原
蓋公平日所屬目之地追遺志也先期得其舅西安宰
葉君綬狀公行事已見屬曰先人晚乃遇合用矣不幸
奄忽齎志而沒今葬當有銘以詔後世私念生平先友
可託茲事莫如公宜是以來請余感其言顧不得辭遂
以寄哀於此文也

銘曰沐溪之水窈而清兮羣山合沓環如城兮僊人沐

鶴曾此經兮韜竒韞秀闕厥靈兮鍾美於人公其英兮
受才孔多學蚤成兮賢關典教士服膺兮通守一邦其
政平兮首公不撓孰謗憎兮含香入侍跡靡停兮襟被
去曹中甚輕兮歸與橘友同芳馨兮債而復起道將行
兮卿聯宰屬官亟升兮嗟天與時不遐齡兮三日卧家
疾莫興兮還喪里社皆失聲兮公乎保我今誰憑兮懷
德不忘傳令名兮視其後人宜有慶兮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五

宋 蔡崇禮 撰

墓誌銘

故右中大夫充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
歷城縣開國男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王公

墓誌銘

公諱衣字子裳其先姬姓系出晉陽世籍大名之冠氏
後徙為濟南歷城人曾大父諱繼文河中府虞鄉縣令

贈特進大父諱昇中散大夫直史館贈金紫光祿大夫
父諱宿朝奉郎贈正議大夫母姚氏繼母何氏並追封
碩人金紫公以醇儒厚德淹留文館幾三十年經熙寧
元豐同儕多躡遷驟用而特立自信以道始終時稱為
長者正議公力學有文武材初從武舉又換試經義皆
中歷武學博士知名於時公之宦學自致蓋本家法少
習進士業蚤成未冠已預鄉舉用金紫公遺澤奏補太
廟齋郎乃曰吾將仕矣吏道以法令為師可不務乎因

為法家學試入等連調深冀二州司法參軍皆有能名
其用法主平恕終身以之遷河中府司錄不赴以試刑
法累中大觀二年選為大理評事斷絕天下公案以勞
改宣德郎在寺秩再滿進寺丞以正議公疾求為京東
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故事大理丞出例得優除無
為檢法官者而公為親屈初不計也朝廷既從其請終
以非例改通判渭州換濟州俱不赴丁正議公憂服除
授大理正待次復攝承事襄州有寺僧杜德寶行化於

市人乞百錢則剔身肉燔之如燭冀以動人郡收寘獄以狀聞時道士林靈素方幸務崇其教抑佛氏之徒有司希旨率無輕坐朝廷集法官議將寘重辟而公當斷其案獨抗議曰在律毀傷父母肌體應杖不可加也遂据法斷上之衆為寒心御批以德寶有害風教特杖脊遠徙公坐停官人或慰之公曰特旨人主一時之威令而守法人臣之常職也吾失職是懼惶他乎朝廷察公非罪俄以提點亳州明道宮自便又除陝西都轉運司主

管文字未赴改詳定一司敕令所刪定官終更通判襲
慶府始至視獄有女子以失行繫問幾何時則踰年矣
公驚詰吏曰是不已更赦乎即日令具案釋之郡人曰
此富家故獄不時決費已萬緡矣民家婢毆婢死論絞
吏以成案白公却不書曰獄未具奈何遽真人於死吏
愕然更詳理之則婢嘗生子法當減坐而吏失推也先
是郡久不治會公攝府事裁閱月決滯獄幾三百牢狴
悉空郡中清靜徙知濠州不行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

積官朝請大夫淵聖受禪遷奉直大夫陞本司郎中又以歲勞進朝請大夫丁何夫人憂建炎二年車駕駐揚州公服除造朝授司勳郎中明年渡江間關以從將幸建康擢大理少卿會誅范瓊朝廷患其握兵難顯戮於市召問公對曰瓊罪可止瓊兵可分請付寺治必使伏法瓊既被收盛氣不屈寺官多避去或謂瓊驍賊宜厚為之備公不顧獨鞠治之瓊稱無罪公徐以圍城中鼓衆不順語折之遂曰范瓊死罪公顧吏曰囚辭伏矣遂

斃於獄論功遷中散大夫苗傅劉正彥既誅其黨與連
及者皆坐死公閱其狀曰此在法當生者猶衆亟奏論
之且移所屬停決以俟命果從公請獲貸者十餘人是
歲冬自會稽移蹕四明百司皆散公獨以獄事留金人
犯淞江而見囚猶百數公督吏夜燃燭決遣達晨俱盡
即奔問行在所自劾夜行刑罪上嘉而貫之以公冒險
數經攘割賜錢十萬緡給舟從行至永嘉遷大理卿時
巡幸靡定庶事草創泊還駐會稽公躬率僚吏整節敝

壞權宜建明咸就條理後皆循之舊例凡百司官稽違
差失付寺劾罪至三問則必取伏狀而被劾者雖非其
過亦不敢復辯以避參對公言伏辯二事也理有曲直
情有虛實豈可一概令必伏無辯今脅以追逮之威使
人不得盡辭非立法之本意請自今輕犯三問未承猶
聽辯庶無濫罰從之由是人獲自理朝廷懲中微之亂
除苛解媯以順民情欲漸復祖宗寬平之制乃命政和
敕令與嘉祐法並行而歷年已久其間沿革不同有司

臨文莫知所守前年始詔重修敕令叅以二書賞從其重罰從其輕折衷至當使有統一會敵人寇江擾攘未暇至是申命置局設屬責以成書公先已兼詳定一司勅令遂兼重修勅令同詳定公既練習憲令深明法意斟酌損益多出其手大要謂法以仁心為本惟寬而不煩為能持久於是文涉深刻非舊典者悉更定焉至刪錄雜犯死刑四十七條時以為當自兵興以來有司多因事奏請畫旨立法取便一切前後紊錯條目繁猥公

皆研覈本末約以舊制指其舛戾而修正之屢以職事對上稱其忠實紹興元年八月書成奏御上顧謂曰卿議法詳明宣力甚久當擢卿侍從遂除權尚書刑部侍郎舊修書例止進階至公獨有此授蓋素欲用公不止修書之勞而已明年幸臨安府會課遷右中奉大夫公自進用屬時多故屢奉詔言事有知必陳皆直指利病可施行如言圖中興在得人禦夷狄宜知其形勢及強兵可以字民省費可以裕國其言多切要嘗因轉對請

立法凡州縣大辟當奏讞者遇防秋道梗俾守臣即從減等論決以絕郵傳稽緩待報淹繫之弊又詳請敕有司不許豫請特旨以信敕令悉行其言坐為理卿日任差屬官失實降一官而言者遂以事詆之除集英殿修撰四年再以權刑部侍郎召命復中寢公先寓會稽求田治舍為終焉計居一室不踰尋丈暇則誦佛書味禪說時從賓侶徜徉山林間以壺觴琴奕自娛卜買葬地於五溪上或謂公康寧若此奚太早計公笑曰是可免

乎吾不以累後也初朝廷議如元祐六曹置權侍郎余嘗預其討論及公為之余復典選在省每見公以權知官限年品秩未正為嫌時時戲語以相尤也同班有越進者若不能平或見於色後余守會稽公已再罷召命而恬然樂處無向來戚戚意會明堂恩盡復所降官職余往見之公曰上恩寬大前坐並除今得為無事人終老於此足矣余因問公曰公素長者於得失榮辱無所屑屑宜如今言而前者在朝顧不能忘懷於班級間何

也公謝曰方仕進而既與人同視所得誠不能無爭
心今習閒久於靜默中但見世間一切虛幻不復留吾
曾次非固有殊也所居之地則然也余異其言蓋公天
性純慤無偽飾故於進退趣舍無所不用其誠如此居
無何公暴得疾請致仕未報以五年閏二月丙寅終於
家享年六十二余哭之慟弔其孤於次而其二子與其
從弟光賓泣請銘公之墓余惻然許之遂以三月丁酉
葬公會稽縣石甌里蕝山之麓從公所卜也公娶何氏

封令人先公卒子男三人長山右從事郎監潭州南嶽
廟次張右承務郎兩浙東路提點刑獄司檢法官次于
右卒女五人長適文林郎孫昭述次適鄉貢進士張瑀次
適儒林郎顏球次在室其一早卒孫男四人延年登仕郎
延慶延壽延昌未官女二人並幼公為人質直和易與
人交洞見肝鬲無所疑阻少年氣豪或脫略細謹至其
居官律身思慮周密動中繩規勇於為善臨利害之際
顧義如何不視時以俛仰如議杜德寶獄事世高其守

至今稱之居家約已睦族承上際下篤於恩意繼母性
嚴毅公委曲承順卒以孝聞叔文察坐元符封事罪寘
深州公分俸調之終其身兄弟四人或貧或夭瞻其妻
子長少均平當任子請先季弟而法不許及再郊遂伸
其志光賓幼孤公提攜教誨以至成立公之沒能佐二
子調護其後事者光賓也始金紫公自冠氏遷高曾二
世葬於濟南之長清而家歷城至正議公又移居長清
以便展省祖母華原郡君郭氏已沒未葬而正議公捐

館將治窀穸公并舉其喪祔於祖塋之側儀物甚備既
襄事一夕夢祖母盛服堂上拜金紫公已而顧公若有
所謝公被三品服立堂下回視青紫爛然盈庭以為有
後之報嗚呼公之孝感是固然矣昔人以治獄多陰德
知其子孫必有興者然則公之有後夫又何疑銘曰

法家之術嚴而少恩夫人似之豈其不仁疇能挺然獨
常其德不為術遷不忤不効公之用法以恕以誠慈哀
有罪必求可生軒冕在前雷電在上弗枉弗撓惟情之

當天子曰賢刑官汝居繫汝忠厚庶克助予筆削新書
實出其手酌時之宜折衷嘉祐法司苛急公則平之朝
有定令自公成之昔在有虞咎繇作士司寇蘓公亦佐
周治後世薄俗類輕其官始終善職如公則難有德惟
刑於古有訓於公有考斯銘是信

宋故朝散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
觀季公墓誌銘

公諱陵字延仲處州龍泉人曾祖惟一祖僅皆潛德不

仕考士元以公貴累贈朝議大夫妣鮑氏周氏吳氏皆
贈令人公少孤力學為進士業會行三舍法由州縣學
升選每冠一鄉里閭榮之及大比別試復先多士名動
一時遂擢政和二年上舍第調池州司法叅軍改廬州
學教授秩滿改潁昌府學教授兩郡士愛服譽公如一
以選為辟離直學辟離罷除太學正以稱職聞就遷博
士而官長挾私怨不欲公就職以公論學術異同譖之
執政罷知廬州舒城縣未行執政悟其枉除太常寺主

簿不赴靖康元年由秘書郎遷尚書比部員外郎上即位扈從揚州連進右司員外郎太常少卿建炎三年春寇騎奔突朝廷儀物委棄無餘公皇遽中取九廟神主奉以渡江俄遷起居郎甫決日拜中書舍人因論遣大臣宣撫陝蜀任太專非是既忤乃自引去除徽猷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尋又奪職居數月復除待制知臨安府六月召還西掖遷尚書戶部侍郎八月因轉對言自古以才難使人不當求備惟記其功忘其過取其所長

棄其所短才斯不乏又云多難之時朝廷緩急無可使者獨不聞舉魏尚於獄中卒能却匈奴起張敞於亡命卒能弭盜賊責功補過在昔有之願明詔宰執於罪累中選擇賢能量付以事勿因一眚廢其終身仍詔臺諫為國愛才聽其自効苟非誤國勿復以言庶使人人皆得自新協濟中興之業上說命榜之朝堂已而言者力詆之遂罷以朝請郎提舉臨安府洞霄宮紹興元年就加右文殿修撰明年又復徽猷閣待制三年除知廣州

兼廣南東路經略安撫使積官朝散大夫五年秋以請
提舉江州太平觀而公已屬疾未及去郡以九月甲申
卒於所寓之僧舍享年五十有五郡人為之罷市天子
憫焉贈公中大夫公娶上官氏左中大夫恢之女柔明
有賢行封令人子四人奎壁壘圭皆承務郎公生而多
難卓然能自成立卒為聞人遭遇聖主周旋要近器質
方正不以險夷易其操自官太學至為侍從三以論議
黜而氣不少衰士大夫以為難嘗陞對進言今日國勢

危如綴旒敵勢強盛盜賊充斥此人所共憂者姑置未
論事有深可慮者四可恃者一大駕時巡未有駐蹕之
地賢人遠遁皆無經世之心兵柄分於下而將不和政
權去於上而國益弱所恃以僅存者人心未厭而已又
因災異應詔上奏云今廟堂之上無擅命之臣惟將帥
之權太盛宮闈之內無女謁之私惟宦寺之習未革盜
賊之衆殺戮長吏殘虐編民朝廷苟且例許招安未幾
皆叛反墮賊計軍興以來既結保甲又改巡社既招弓

手又募民兵追呼急於星火割剝侵於肌骨民力竭矣而猶求焉此災異之原也又論國家承平日久純以文治其弊極矣忠不足故俗多誕謾質不足故俗多華侈雖更變亂其風未革願一新之為修政之本其他所論尚多皆直指時病切中事情曉然有濟物之實惜其言之不盡用也公性資開敏而智慮絕人遇事剖析如流平居衆論有疑必待公以決當煩臨劇處之裕如臨安方敵衆剽焚之後井邑蕩盡公至躬率僚吏於瓦礫灰

燼間建置官府收瘞暴骨招徠遺民拊循安集一以誠
意約束戍兵毋敢侵擾於是人稍莫居南海比喪連帥
軍府不治公初視事摘法掾吏乾沒市舶物直數千萬
緡姦贓屏息郡當海貨所聚稅入不貲監者積習為姦
貪縱自如至有八仙之目公察其弊更定稅例令槩損
十三揭之通衢且俾商賈自書其數而算增三倍異時
帥臣私用諸司錢帛以至互訟公括先所降度僧牒并
獲積年隱陷成物其數甚多悉以付回易又準市直日

糴諸司軍米別貯之或郡廩不繼則以借給須盡撥租
稅還之輸米若錢各從民便仍損運載之費半與之軍
民皆悅由是帥司用度豐足盡償移用宿負而所藏尚
山積先是惠州有狂男子聚衆數千僭名號作亂朝廷
責帥司收捕公初入境密委叛人曾袞令以功贖罪不
旬日擒之官吏請奏功公曰討賊帥職也唯補曾袞承
信郎而已江西叛卒元通犯境公遣南海尉魏逢使臣
董鼎招撫之即聽命寨於城外無幾何江西遣兵至通

遁趨惠州追兵及之與戰不利人情震恐公復遣稟追
通回會朝廷用其所請韓京為廣東鈐轄乃以通付京
尋坐他事誅遠近始安廣人德公相與飯僧作佛事三
夕以祝公壽又刻石頌公示不忘公公博學敏於文辭
簡潔俊健如其為人典行外制得王言體有文集十卷
藏於家諸孤卜以八年秋七月丙午葬公於龍泉縣之
龍泉鄉大洋山之原從先塋先期得徽州使君吳偉明
元昭狀公閱閱行治以來請銘寔禮昔以辟離生識公

及官太學入東西省皆踵公武後忝貳卿又同班綴而元昭亦嘗與公同僚俱相好也其知公為均元昭謂公學問之精博趨操之端方議論之疏通政事之明練與其出處進退之節皆可書且以其孤之意見屬顧義不得辭乃次其語而繫之銘曰

季本姬姓胄兩出在魯曰友吳曰札子孫蕃布各枝葉均為季氏異南北公家龍泉實甌越於吳為近失其牒名字延陵蓋其別要以前人厲志節官登禁省非不達

以言觸罪及三黜侍從獻納吾所職雖時弗諧論可屈
去臨南海任方伯惠利其人著名迹仁而不壽理莫詰
泣然歎息此遺直令妻孝子克自力百舍扶喪返先域
饒其大節詔寔宥我銘不諛無愧色

欽定四庫全書

北海集卷三十六

宋 綦崇禮 撰

雜著

知紹興府諸廟祈雨文

禹廟

此邦湖澤之利寔失其舊雨暘之節歸命於天小有過
差則南畝之人號呼束手而無所用其力是以水旱之
請每勤有神之聽而神之貺施在所答焉而無倦也自

去秋積雨害田田損十二三而民寡蓋藏早已艱食待
茲一稔情則可知乃由中夏以來閔雨至今先熟之禾
既秀而槁穀價翔踊民食愈艱驕陽如焚遠連旁郡天
子為之焦勞於上詔書惻怛戒飭甚周郡縣之吏所以
恐懼奔走祈哀羣望而不知為瀆也惟王昔平水土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聖功大矣歿食此邦長庇斯民
忍視其急不為動心乎某前遣屬僚既嘗有請恭承明
詔復趨祠下伏願出其靈靈呼叱神龍霑為甘霖救此

灾變下以慰疲民嗷嗷之望上以解聖天子旰食之憂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王之賜也敢重以請尚饗

秦望山靈惠侯廟

維神夙以利澤享有爵號民所疾苦神宜圖之前遣縣僚既常有請載恭明詔禱於祠下伏願出其靈響呼吸

雲雷霈為甘霖救此旱虐

下同前

南鎮廟

維神作鎮於南實歷茲土民所瞻仰利澤隨之恭承明

詔禱於山下伏願出其膚寸鼓以雷霆霈為甘霖救此
旱虐下以慰疲民罄罄之望上以解明天子旰食之憂
而郡縣之吏亦得以寬其責神之賜也敢望所報尚饗

伯益皋陶廟

維神繼聖以賢克從廟祠民所疾苦神宜圖之恭承明

詔禱於祠下伏願

下同
前

馬太守廟

維神功惠此方沒見廟祀民所疾苦當宜圖之

下同
前

越王廟

維王功霸此方沒而廟食於民若其疾苦王宜圖之

下同

前

舜帝廟

維帝以聖紹堯以功傳禹道德之盛萬世所師至神無
方廟祀於此民所疾苦帝宜圖之

云云

伏願默相上帝

指撝神龍

下同

祭范丞相文

維紹興六年歲次丙辰九月丙寅朔十七日壬午檢校少傅慶遠軍節度使提舉江州太平觀郭仲荀檢校少傅瀘州軍節度使充中太一宮使錢忱寶文閣學士左承議郎提舉江州太平觀綦某右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盧知源隨州觀察使前提舉江州太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丞相觀文殿學士高平范公之靈嗚呼天生異人意其甚難待用於世決非偶然既鍾傑材而俾相國盍假之年以究

多績寒鄉下里乃克生公器度不凡自其兒童妙齡射
策名震四海壯歲登庸儀形一代亦既用矣若有以為
天乎難謀而止於斯嗚呼靖康之元公任諫諍犯顏無
諱冀回上聽今皇識之曰此愛君求於艱難延秉國鈞
面命詞臣玉色怡豫汝善制草予得賢輔公懷感激自
盡不疑僉謀是用舊典是稽運物無心無偏無黨合其
異同一此刑賞遇才則進見可則行百工任職萬事得
平敵侵淮瀆謂我避敵公伐其謀不戰自北寇犯江淞

豺狼縱橫指授大將妖氛載清禍亂稍夷人心小定鎮
安中外邦基克正逮公去位以迄於今皇綱不墜前功
可尋盛年壯烈一跌未復庶幾公歸胡奪之速嗚呼天
台赤城公所留居寄情丘壑爭席樵漁間守永嘉及暮
去職如還故鄉對客歡適豈期小疾奄至膏肓中台遽
折一鑑遂亡龍華蘭若山水竒秀公所甚愛藍輿時扣
公性超悟臨終不迷誰謂窀穸乃此其歸挹公雅量懷
公厚德邇驚遠疑孰不嗟感矧百姻族庇廕其誰傷感

途巷執紼纍纍凡我文武夙被鈞播列奠過車涕泗交
墮尚饗

祭知台州胡端明文

維紹興十有二年歲次壬戌正月朔日寶文閣學士左
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觀蔡某徽猷閣直學士左朝請
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李擢隨州觀察使提舉江州太
平觀張思正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於故知府尚
書端明已懋兄之靈惟公抱負純誠蹈履吉德寬裕有

容柔惠且直太傅中庸征東清白稟乎天資匪由外飾
晉陵門闕實冠南國名卿巨儒相望赫奕公又繼之為
世矜式荐取詞科飛騰俊域乃登侍從周旋帝側代言
西臺給事左掖三入禁林再位常伯羽儀朝廷光華典
冊露門勸講從容啟迪陳善納忠豈專紬繹崔琳仲舒
事該今昔懷素無量時推博碩濟時戡難繫公之力帝
亦知之靡施不克顧瞻鈞衡將有顯陟公厭承明懇求
閒適屈臨海邦於焉偃息版輿就養公志則懌靜治暮

年民安盜息外淹一州人望未數謂當遙歸奮庸熙績
暴疾乘之朝不及夕老成云亡有識所惜嗚呼哀哉某
等頃接清班聯行並植道同志合淡然莫逆間闊幾時
再見顏色車騎臨存迎門倒舄抵掌笑談洞見肝膈更
唱迭和盈於翰墨俯仰之間遂成陳迹思正遲暮退居
視公匪敵猥承泛愛歡如舊識杯酒流行屢陪燕席聲
欵如在音容遽隔嗚呼哀哉昔公之來朱幡畫戟稚耆
懼呼光動阡陌今公之歸丹旒素羃徒御淒涼奄就窀

空禍福無常變故叵測謂仁者壽天理何嗇公薄世榮
晚耽禪寂死生之理固已自得我輩懷賢寧免傷惻寓
辭莫觴寄哀何極尚饗

追薦文

伏以禁門入侍嘗膺持橐以同朝祠館便居獲際剖符
而出守喜依仁之有託每敘舊以交歡豈期旦暮之間
遽歎幽明之隔人之不淑天果何知曷紓寫於悲情第
莊嚴於梵福伏願知府尚書端明不昧塵障皆空以平

生悟佛之因證今日超凡之果高名貴位絕餘累於他
生正念真觀永歸依於此道謹疏

金人殘破江淞殺戮生靈募僧道作道場祭文

建炎四年六
月十一日

維建炎四年歲次庚戌六月某朔某日皇帝遣某官致
祭於金人殘破江淞殺戮軍民朕以眇躬託於士民之
上屬茲艱運播越靡寧天未悔禍強敵深入延及江浙
莫禦其鋒坐視元元肝腦塗地閭閻城郭所過皆墟陷

汝無辜由朕不德為民父母深所痛心已令州縣之官
往集緇黃之侶虔依聖教俯薦幽魂冥漠有知歆此觴
酌尚饗

中元薦亡牒

一剪金風適尊者救親之日十分碧月正太山薦福之
秋願乘無上之功特指往生之路箇中頓悟寧拘地獄
天堂直下本空說甚菩提煩惱

跋道鄉先生帖

建炎三年秋九月行平江府有旨故毗陵鄒公追復龍
圖閣待制某以西掖舍人當草制書推上所以褒恤遺
直之意其詞略曰處心不欺養氣至大言期寤意引裾
嘗犯於雷霆計不惜身去國再遷於嶺徼具臣動色志
士傾心又曰英爽不忘想生氣之猶在姦諛亦死知朽
骨之尚寒同省方叔舍人見之曰比史房詞頭皆常常
除目不足騁辭今君為鄒草制良可喜也及錄黃余偶
在告而李獨直誤書已名行下余戲謂之曰君固欲掛

名鄒公之制乎但恐潤色非工反為名累耳李笑曰人當知出君手如其不知吾遂并得掠美幸矣其後余守會稽而公之孫來為府掾因語及此其家蓋不知也邦求舊蓄公遺帖今始獲見之展玩數四不覺屢歎因記向來綸閣同僚喜得為公草制欲掛名而况親接公遊其周旋相與之情見於帖中如此邦求足以重於世矣是可寶也北海綦某跋

題金坡遺事後

乙卯仲春孫太沖自西蜀見寄時去翰苑守禮會稽已
半歲云綦某叔厚志

書杜瓘父墓誌銘

余寓臨海與杜君庭圭居相近往還甚熟一日出其先
德之銘俾得與觀而亡友虞仲容跋語在焉反覆展讀
余是以益信其父子之賢紹興十二年四月八日北海
綦某書

贊

朝服畫像贊

紹興壬戌先祖內相年六十命進士陳敏寫神
毫髮無遺先祖喜甚以白金二十五兩贈之是
年八月四日當朝大夫莫不驚歎以為異後十
年辛未孫宓禮敬作贊曰

其垂紳端笏也如金鑿石對獨排朋黨之蔽朝其直氣
嚴顏也如玉堂草制歷詆凶邪之擅政惟學有守而志
不渝故身益危而道益正及夫儉壬再合勢權張甚皆

磨牙厲爪欲肆其毒而公已飄然馭風入帝鄉而參乘
故能盡始終保名節曾莫得而為公病也嗚呼世謂畫
筆造妙奪公神采後五月薨哀哉異哉雖然死生繫數
茫昧之說何所取證今圖像凜凜如生使千百歲下瞻
之仰之朋黨畏而忠賢敬也

燕服畫像贊

內相之姪孫綦更生奉遺像求贊於四明史浩
謹拜手而贊曰

堂堂棊公人之龍獨步一世鬱為儒宗遂令學者霧
集雲從凡百君子式是德容

銘

曹仲穀端硯銘

中深淵停外潤玉德磨其可磷膚侵有跡誰昔用之勤
勞翰墨今獲充君侯几案之娛孰與糜軀為書生之役

亡第二女埋銘記

附棊煥識語

北海棊氏寶文閣學士某之次女生十有八年嫁於營

丘仇車又二年來寧父母因暴疾三日而卒後三日權
殯於台州城東普濟院之西寶紹興十年閏六月二十
八日也附先祖內翰次女適待制仇公季子未幾卒後
我母氏亡殯於墳所良近春秋奠享亦得致敬每痛其
無親子弟謹視其封為榛莽所沒也淳熙壬寅歲十有
二月予在山經理東巖僕夫告有客攜書求謁開緘疾
讀乃三弟書言表兄仇道父往訪前母之柩將同父母
改卜合葬奉川歲久無識其藏者兄盍知之亟下山迎

道父道父拜語其故予收淚為言君前母子姑也念之未嘗去懷君今慨為此舉義氣凜然予敢不助成君志越二日同趣啟壙而棺靈難以適遠道父預備匠氏來買板更造及遷尸視向之衣衾首飾顏色畧不渝人以為異遂不敢動重以新衾褥覆殮之側得內翰元刻碑記併扶護以歸惟待制公以直道清節聞天下季子克篤先烈蚤受京官必欲取科第乃出仕屢經漕薦終不利省闈至老死塲屋父祖積累慶鍾道父而誠孝本於天

性當晏歲苦寒之時陟重山複嶺之險往來歲月曾無
雨雪之沮非天相而何噫孝為百行之本今士大夫沈
酣利祿遠鄉里去墳墓至有親父母歷年不葬者况非
所出之母耶故頃議臣有未葬父母不許叅選之說令
見行而弊終不革道父視予姑前母也勤勤如此是知
本者歟其立志豈易量哉高風一激將見背義忘禮之
輩咸思感勵使暴露不安之骨皆霑歸土之惠矣詩云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道父有之道父既復以磚記內諸

墓又於陰鐫遷之歲月記事以墨本來因詳書卷尾為
子孫義訓云明年上元日北海綦煥識

